

书香政协 渝·悦读

字句间游弋的清风

□ 姜光君

暑气如沸，蝉声聒噪，人困于三伏酷热之中。空调房内，拾起一册旧诗集，又翻几页散文，竟寻得一方清凉去处。指尖拂过书页粗糙的肌理，像触碰一泓沉睡的古泉。开卷，便是启程。窗外热浪蒸腾，字里行间却渐渐渗出一股沁人心脾的幽凉，令人躁意稍息。苦热之境，古已有之。诗圣杜甫在《夏夜叹》中写下：“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那“毒我肠”三字情真意切，炎夏里五脏六腑被蒸灼的灼痛感，今人古人竟无不同。再读白居易《消暑》：“何以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暑热如蒸笼，人却无处可逃，只好端坐庭院，别无他求，只等一阵清风拂过窗下，便是苦热中的救赎。然而古人的清凉之道，常非外求，而在心静。王维避暑辋川，有《竹里馆》之句：“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当人迹罕至，明月独照深林，一种清寂便悄然降临。杨万里在《夏夜追凉》中写道：“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林深虫鸣，非风而动，那一缕“微凉”原生于心头

的空明宁静。最妙是柳宗元的《夏昼偶作》：“日午觉无除，山童隔竹敲茶臼。”午时万籁俱寂，竹影婆娑中只闻童子捣茶之声，这声响反衬出周遭的宁静与清凉，如泉水滴入心田。白居易的《消暑》箴言：“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心静是内修，室空是外养，摒弃尘虑如拂拭明镜，清空杂物似扫净庭院。内外双修，方得圆满。这份清凉，是放下后的自在，是“本来无一物”的澄澈境界。三伏天里，散文则如清茶，慢品方得其味。汪曾祺在《夏天》里写栀子花：“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我就是爱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花香浓烈，劈头盖脸，仿佛能冲散暑气里的昏沉萎靡。丰子恺的《塘栖》，描写了水乡夏日的闲适：“家家有埠头，户户有凉棚”，人们“吃吃茶，剥剥枇杷，看看野景”。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市井消夏图”。那凉棚的荫蔽，并非隔绝尘世的幽深，而是烟火人间里的一方温柔庇护；船埠头的风，混合着河水的气息、茶香、枇杷的酸甜。人们闲坐、啜饮、剥食、远眺，动作是慢的，心是闲的。这份清凉，在俗

世生活的褶皱里，是“无事此静坐”的悠然自得，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夏日注脚，那凉棚下摇曳的光影，便是生活本身透出的、带着体温的荫凉。三伏读诗读文，亦是对秋声的隐隐期待。白居易《早秋曲江感怀》有言：“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暑云终将消散，凉风终要拂来，季节流转中含着一种必然的安慰。我们便在这苦热中蓄势待发，等待天地间那场盛大的更迭，像杜甫在《立秋后题》中所写：“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光阴虽无声无息，却从不曾辜负人间对凉爽的祈盼。三伏天里，热浪翻卷着书页，诗文中却飘起一缕缕清凉的风。苦热是古人的煎熬，亦是共同的境遇；而那一纸在文字中寻得的心静与清凉，是穿越时空的慰藉。当暑气渐消，秋意初显，这些诗句又化作对凉爽的信诺，提醒我们：煎熬终有尽时，清凉必在转角。文字里的微凉非关扇底风，它起于古人的心境，终于你我的共鸣——酷暑亦不过一页翻过的书笺罢了。

沐心海

去万州的恒合土家族乡度夏，那里平均海拔1200米，赋予恒合的夏天水一般的清凉。蝉鸣如浪，一浪高过一浪；碧蓝天幕中的云絮亮得晃眼，极目远眺，空气似在微微颤动。恒合苍翠山峦的筋骨与肌理，在朗朗日光下显露出更清峻的轮廓。晚餐地点设在刘哥家恒合乡间老屋的稻田边。一张小四方木桌早已摆在石头院坝中央，土石结构老屋的门楣上，金灿灿的老玉米棒垂挂着，在古铜色的夕照里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让平日灰暗的老屋在这一方黄昏中被唤醒，突然生动明亮起来。晚餐开始前，西天的云彩已上演了一场盛大彩排。起初是辨状的云涌动汇聚，渐次铺展成燃烧的晚霞——天空的“晚餐”更早开场。西天如醉了酒般彤彤一片，又似铁匠炉中翻涌的铁水，热烈而浓艳。待晚霞燃尽，天空转为苍白的灰蓝色，暮色在大地蔓延，倦鸟振翅，纷纷归巢。82岁的刘叔用木盘托起乡间菜肴，土菜依次上桌：斑鸠叶豆腐、凉拌马齿苋、荷叶蒸高粱粑、蒸坛子肉、粉蒸南瓜、鸡蛋炒番茄、红薯粉炒腊肉、清炒茄子、野生天麻清炖老鸭汤……这些乡间土菜，皆是朱大妈为我们早早备下的。食物的意义，除却果腹，更能润泽心田。刘叔和朱大妈是刘哥的父母亲，乡间的稻子熟了，刘哥给父亲打电话：“爸，周末带个朋友回家吃饭。”老友

在恒合的稻田边

□ 李晓

亲闻言喜出望外：“好啊，我喊你妈准备准备。”刘哥是我结识30余年的挚友，长我两岁。早年他也写诗，曾梦想成为名扬天下的诗人。数年后，他辞职闯荡商海，如今已在商界扎下坚实根基。有一日他对我吟诵穆旦的诗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刘哥的老家距城120余公里，老家那座山唤作鹿鸣堰，海拔1480米，传说从前常有鹿鸣回荡。这些年，我陪他一趟趟回乡，对我们而言，每一次归乡都是给身体“充电”，让漫漫心流在时光里保持几分从容自然。刘哥的老父亲有一部智能手机，77岁时学会发微信朋友圈，分享的大多是乡间风物：草丛里滚圆的老南瓜、稻叶上挺翘的豆娘、树下打盹的土狗、田埂上踱步的高傲鹅群、爬满青苔的老石磨、大槐树下相聚的乡亲……这些乡野图景常令我恍若离城，走进鹿鸣堰的泥土里，做回那里的赤子。刘哥知我对农耕乡土的执念——我的乡土老家在建设早已消失，于我这般执着于乡土的人，总需要一方根系绵延的土地滋养精神。于是，我潜意识里也将刘哥的老家认作了故乡。这感觉有些奇妙，把友人的老家认作自己的故乡。细想缘由，许是这些年聚散的朋友中，刘哥是盘踞在我心底最久的那个。虽知世间鲜有恒久之物，但友情若能如两棵葱茏大树，相望于岁月，彼此输送能量，已属珍贵。

那年夏天，我陪刘哥回乡劝二老搬去城里，他早为父母备好城里宽敞的房子。可我们苦口婆心地劝说，终被二老婉拒。“只要老骨头还动得了，就住老家好。”后来在刘哥城里的露天阳台，暮色中我对你说：“就让二老住老家吧，我们常回来探望。”他郑重点头。此刻晚餐开始，刘叔不断往我碗里夹菜，朱大妈慈爱地望着刘哥和我。蝉鸣仍在夜间稻田上空回荡，浓郁稻香浸至小四方桌，恍惚间，我似已飞舞在稻浪之上。刘叔走到稻田边，掐下几粒稻谷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嚼出声响，夜色里满是喜悦：“熟了，熟了！”这是老农用手丈量稻谷的成熟度——每一粒稻谷，都凝结着阳光的碎金、月光的流银、风雨的滋养、大地的精气，故而每一粒来到世间的稻谷，都似有灵魂附体。晚餐后，星星缀满墨蓝天鹅绒般的天幕。鹿鸣堰上方有口波光粼粼的大水库，山风裹着水汽、林木的清凉湿润，从两山坳口倾泻而下，漫过老屋四周，浸润着乡间人的心田。鹿鸣堰的山林草甸间，散落着帐篷酒店与露营地游客，酒店透出的点点暖黄光晕，宛如大地布置的灯盏，与星河里流淌的星辰遥遥相望。这恒合夏夜稻田边的晚餐，让我在粗瓷碗底照见了心灵故乡的模样，让我在浩瀚夜空下，向沉香的大地致以深情敬意。

四时新

夏虫清话

□ 杨丽丽

暮色是被一声虫鸣撞开的。先是一只，试探着，在老槐树的叶影里清了清嗓子。像谁不小心碰倒了檐角的铜铃，余音在渐浓的暮色里荡开，一圈，又一圈。紧接着，四面八方依次应和——蝉在树梢扯着嗓子唱，蟋蟀在墙根儿拉琴，连不知名的小虫也加入了合唱，嗡嗡的，像谁在耳边絮絮叨叨说家常。蝉是夏的主角。古诗说“蝉噪林逾静”，可我却总觉得，那不是噪，是生命最用力的呐喊。它们在土里蛰伏三五年，甚至十七年，只为在枝头唱一个夏天。清晨的露还挂在叶尖时，它们就开始唱了——从“知了知了”的青涩，到正午烈日下的酣唱，再到暮色里的低吟，一天都不歇脚。有人嫌它们吵，我却听出了欢喜——那是对阳光的感恩，对自由的珍视，像极了乡下的老母亲，一到夏天就搬个竹凳坐在门口，一边择菜一边唠叨，絮絮叨叨里全是过日子的热乎劲儿。我曾在老榆树上见过一只刚脱壳的蝉，嫩黄的翅翼还卷着，像被晨露浸软的宣纸。把它放在掌心，能感觉到腹部微微颤动，那是尚未学会歌唱的心跳。后来读“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总想起那只蝉——它饮的哪里是清露？分明是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咽进了肚子，才憋出那么透亮的声儿。墙角的蟋蟀，是夏夜里的隐士。它们不像蝉那般张扬，歌声细细碎碎的，像缝补衣裳时穿针引线的声音。小时候在乡下，奶奶总说：“蟋蟀鸣，懒妇惊。”意思是古代妇女一听到蟋蟀的叫声，便知天凉了，于是抓紧时间纺织，这便是“促织”一名的由来。可我更爱听它们在夏夜里的歌唱，伴着流萤的微光，像谁在暗处弹着三弦，调子清越又缠绵。有一次，我在花盆底下捉了一只蟋蟀，装在玻璃罐里，想让它陪我读书。可它愣是绝食，蔫蔫的，连歌声都哑了。奶奶说：“虫儿也有性子，它要的是天地，不是囚笼。”我赶紧把它放了，看着它蹦跳着钻进草丛，不一会儿，那清脆的歌声又响起来，仿佛在谢我。还有萤火虫，算不得严格的虫鸣者，却用另一种方

式诠释着夏的诗意。“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杜牧的诗里，流萤是秋的景致，可在乡下，它们分明是夏的精灵。傍晚时分，它们提着灯笼从草丛里钻出来，一盏，两盏，渐渐汇成星河。孩子们追着它们跑，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却惊不散那片流动的光。我曾蹲在田埂上看它们，看它们忽明忽暗，像谁撒了一把碎星子在人间。它们的光很弱，却足够照亮彼此的路，多像那些平凡的人，在尘世里默默发光，温暖着身边的方寸天地。后来读到庄子的“夏虫不可语冰”，心里总有点不服气。这些夏虫哪里是不懂冰？它们只是把一辈子的光阴都过成了夏天。蝉活不过百日，却把鸣声刻进了年轮；萤火虫寿命不过半月，却把光留在了人的记忆里。它们不盼冬天，也不怨短促，就那么认真地活在当下的热辣与明亮里，像极了村口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庄稼人，把日子过成了蝉鸣般透亮的歌。

草木知秋

□ 叶艳霞

立秋时节，暑气未消。农谚说：“立秋一日，水冷三分。”但这三分凉意来得迟缓——太阳依旧灼烈，蝉鸣依旧喧嚣，唯有风掠过发梢时，裹着一缕若有若无的清凉，让人忍不住驻足辨认：这是秋的信笺吗？午后的天空愈发高邈，云絮被秋风梳得极薄，像晾在青天上的半卷蚕丝。蜻蜓振翅更高，翅尖在日光下流转着金红的微光；树荫下的蚂蚁排成长队，衔着草籽匆匆往返，仿佛已预感到季节的转向。最是蟋蟀敏锐——黄昏方过，墙根下便响起零星的试音，渐次连成一

片，似有人轻摇银铃，在暮色里荡开清响。若说夏雨是莽撞的少年，秋雨便是低语的诗人。立秋的雨与盛夏大相径庭，夏雨来势汹汹，砸得树叶哗作响，去也匆匆；秋雨却缠绵悱恻，淅淅沥沥能落整夜。雨丝细若游丝，落在瓦檐上几不可闻，待清晨推窗，才发现石阶早被润湿一层，空气里浮动泥土微腥的凉意。菜园里，扁豆花被雨水洗得透亮，紫的、白的顺着竹架攀援；丝瓜藤上还缀着几朵盛开的黄花，花瓣边缘虽已微卷，却仍倔强地不肯谢幕。待最后一滴秋雨从檐角坠落，夜气便悄悄沁凉下来。此时最宜细品《礼记·月令》所载“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的三候——凉风先叩门窗，试探着送来秋的消息；继而白露悄然凝结，清晨走过田埂，裤脚便沾了草叶上的露珠，凉丝丝

贴着小腿；至于寒蝉，倒非真畏寒，只是鸣声比盛夏清越短促，尾音轻颤，似含几分离别的怅惘。凉风吹过稻田，稻浪翻涌的节奏便慢了；白露落上草尖，晨光里便多了几分清润的亮。立秋是收敛的起点，亦是丰收的前奏。枝头的梨子镀了层金，枣子由青转红，柿子虽还硬邦邦的，却已在叶底悄悄酝酿甜意。老农背着手在田边踱步，眯眼望了望天色，笑着说：“立秋十八日，寸草结籽。”此时的热，已褪去暑气的蛮横，只剩成熟的余温，像晒透的棉絮，裹着大地的馈赠。草木知秋，人亦知秋。最轻柔的风里藏着岁月的密码，最清淡的露水映着晨光的希望。原来时光的智慧，恰似那沉甸甸的稻穗——明知秋后要归仓，仍要把每一缕阳光，都酿成饱满的颗粒。



十八梯

到十八梯你不是上就是下上上下下的十八梯每一步都踩在岁月的音阶上

十八梯很古老岩壁上的题刻与造像在时光里轻轻诉说盘根错节的黄葛树掩映着青瓦木屋起伏伏，高高低低它们是烟雨风云的亲历者更是岁月流转的见证者

十八梯是一条街市井烟火里，从来热闹鲜活茶盏碰出的脆响，吆喝荡开的涟漪让人忍不住驻足留连

十八梯也是一条路青石板上深深浅浅的脚印藏着几代人的故事让人走着走着，便生出几分眷恋

□ 杨平

念亲恩

清荷替我说爱

□ 瞿杨生

夏日的黄昏来得迟缓，下班时天光仍亮堂堂的。我对母亲说：“妈，我想带你去城郊的荷塘走走。”她愣了愣，笑着问：“才下班，你不累？”“不累，就想带你看看荷花。”我说。她没多问，只轻声应了句：“那我换件衣服。”我们沿着小路往荷塘去，沿途行人寥寥，只有风掠过树梢的沙声，混着母亲偶尔哼起的老歌——是她年轻时最爱的调子，轻得像一片落在记忆里的羽毛。她走得不快，我也放慢脚步，陪在她身侧。三十分钟的路程，恍若回到童年。那时是她牵着我上学，如今换我陪她散步。风里浮着淡淡水汽，还有远处若有若无的荷香，清浅的绿意漫进鼻腔，像从旧时光里漫出来的。荷塘不大，却静得心安。荷叶层层叠叠铺展，如一块巨大的绿绸；几枝粉白的花苞探出水面，在风里轻轻摇晃，像在跟我们打招呼。母亲走在前头，手里摇着把小蒲扇。她的背有些驼了，脚步也不似从前利落，却依旧从容。我跟在后面，看她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喉间突然发紧。小时候，也是她牵我看荷花。那时我总嫌她唠叨，听她念“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只觉得老套。如今才懂，那些话早藏在荷花的骨血里，也藏在地日复一日的操劳里。“你看这朵开得正好。”母亲指着半开的荷花，“开得太盛就谢得快，太小又瞧不真切。”我点点头，没说话。我们坐在塘边的石凳上，谁都没急着开口。风裹着些许凉意拂来，那些在心底翻涌多年的“谢谢”，终究化作了沉默。我望着荷塘，让露珠替我吻地的白发，让荷叶替我低语感激，让整池清水记住我们来时的方向。母亲似有所觉，转头看我，笑了：“好久没见过你这么干净的荷塘了。”我也笑：“以后常来。”回家时天色已黑透，街旁的路灯次第亮起。路灯的光漫过母亲的肩，她的呼吸轻得像荷塘的水纹。我忽然觉得心里格外踏实。那一池清荷，替我诉说了未出口的爱。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揉成一团，就像那些沉在荷塘底的心事，终将随着滋养岁月的温暖之泥。

